

安乡读书台的左邻右舍

樊明雪



岳阳楼。

通讯员 摄

桐庐纪念馆中的“书台夜雨”

2023年11月10日，由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主办的“第八届国际范仲淹学术大会”在杭州建德市举行。安乡县范仲淹研究会的三名代表，被大会增补为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其间，会议组织代表们参观桐庐范仲淹纪念馆，这里曾是46岁的范仲淹被贬到睦州后的主政之地。

浙江桐庐，山水如画，江水澄澈，山色空蒙。范仲淹虽说在这里主政时间不长，却为这一方水土播下了文教的种子。

我们一行人走进桐庐纪念馆，仿佛踏进了一段沉静而深远的历史长廊。馆内光影交错，图文并茂，动漫灯影中，范仲淹的身影在睦州的岁月里缓缓浮现——他体恤百姓，兴修水利，写下《潇洒桐庐郡十绝》，字字如清泉，流淌千年。更令人敬仰的是，他创办了睦州历史上第一所书院——龙山书院，开启了此地文教之先河。

漫步至《书院之光》展区，一面醒目的宣传橱窗赫然入目，标题更是醒目：“书台夜雨”。我们心头一震——这不是范仲淹少年时在安乡读书的典故吗？怎么会出现在桐庐？

讲解员微笑，轻声念着橱窗中的说明文。宋末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编纂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有载：范仲淹2岁丧父，

徐徐展开《范仲淹生平足迹路线图》，你会发现，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宛如一条奔腾的文脉之河，将安乡读书台、邓州春风堂、睦州龙山书院和岳阳的岳阳楼一一串联，交相辉映，构成了范仲淹的精神版图。

春风堂里的书台古诗

2023年春，我应邀参加《文化安乡》编辑部组成的考察团，前往河南邓州的花洲书院考察。听说书院中的春风堂是当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地方，那里有不少遗存的安乡读书台的古诗，当时，我正在组稿编辑出版一部诗集《范仲淹读书台的诗客》。

在邓州古城一隅，花洲书院静卧于岁月深处，春风堂便藏身其中。公元1045年，范仲淹于此主政，心怀天下，情系苍生。他未曾亲临岳阳楼，却在春风堂的烛影之下，挥毫写就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这间并不宏大的厅堂，因一篇文章而成为中华精神的地标。

导游听说我们是安乡来的，会心一笑：“那我们邻居又是亲戚啊！”说着便热情地带领我们来到春风堂。堂内陈设虽简，却处处透着文脉的厚重。墙上范公画像庄重慈祥，古朴的案桌上摆满了书院自己出版的书籍：《花洲书院——“岳阳楼记”诞生地》《范仲淹知邓诗词赏析》等，介绍花洲书院的风云岁月和范公当年留下的文化遗产。我如愿以偿地在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德堂主编的《千年礼赞范仲淹》诗集中，找到了关于安乡读书台的古诗62首。

那日，春风拂面，堂外花影摇曳，堂内，范仲淹正在为如何完成好友滕子京邀约的文章而踌躇。他踱步于堂中，眉宇间凝着沉思。忽然，案头一幅《洞庭晚秋图》徐徐展开，墨色氤氲间，竟唤醒了 他深埋心底的童年记忆，他仿佛又回到十岁前在安乡兴国观读书的时光：清晨诵读于河畔，暮色中登临大观楼，远眺浩浩汤汤的洞庭湖水。那些年，他听惯了湖上的哀号，看尽了百姓的艰辛，也种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初心。

一时间，古往今来的圣贤志士在他眼前纷至沓来。他猛然起身，高呼：“酒来！笔来！纸来！”铺纸沉思，濡墨落笔，文思泉涌，一气呵成那篇传世雄文。

春风堂与安乡读书台，一北一南，一官一野，却因范仲淹的精神血脉而紧密相连。读书台是少年求知的起点，是思想的萌芽之地；春风堂则是理想绽放的舞台，是忧乐情怀的结晶之所。前者孕育了后者，后者升华了前者。

横江晚渡

林莺

芙蓉花开的季节，晨霜凝草，清露沾衣。我们一行人，自武冈驱车往隆回三阁司去。此去不为别的，单为访那典籍中载的“横江晚渡”——古都梁十景之一（武冈，别称都梁古城），今人口中的紫阳渡。

抵达时，江面正锁在乳白的晨雾里。先迎接我们的，是那座乾隆年间的观澜亭。六角飞檐，古意盎然。匾上“观澜亭”三字，笔力遒劲，楷中带行。门楣浮雕“二龙戏珠”，鳞片虽漫漶，神气犹在。众人围看柱上楹联：“观澜凉亭临水得月仍然长向东流播砥柱；玉龙佛地伴岸借露照旧化为霖雨洒苍生”。有人笑说：“‘紫阳渡’，莫非是傍了朱夫子的名号？”世人又称朱熹为“紫阳夫子”。正说笑间，通晓文史的易立君先生温言道：“此‘紫阳’非彼‘紫阳’——明末此地设紫阳巡检司，紫阳关，乃宝庆通武冈的咽喉，舟楫往来，自古已然。”三言两语，廓清迷雾，那些泛黄书页上的字句，霎时便活了。

穿亭而过，背面另有一番天地。门楣刻“双凤朝阳”，亭柱悬联：“树影横江鱼跃枝头鸟踏浪；亭阁伴岸龙绕庵顶凤朝阳”。字句虽奇，却道尽了资江的灵幻。不远处玉龙寺的飞檐在薄雾中隐现，一亭一寺，在这江畔相守了二百余载春秋。

凭栏远眺，江景如卷。资水在此处格外宽展，似一匹摊开的无尽的白练。雾尚未散尽，飘飘忽忽地笼着山峦水色，对岸县城的楼宇在纱幕后半隐半现，轮廓晕染开来，竟成了水墨画里的远村。江面静极，许是下游筑了坝，水波只是极轻地推着，推到岸边砾石上，碎成一滩亮晶晶的银屑。朝阳斜斜地铺过来，将西北半江染成暖暖的金红，东南半江却还沉在蓝莹莹的调子里——古人“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句子，在这里寻着了最贴切的注脚。

雾中有渔舟二三，随意横着，不见人影，不闻橹声。唯有水鸟倏地掠过，翅尖划破静谧，转瞬又没人声。岸边垂柳的疏枝上挂着隔夜的霜，风过时，碎雾轻扬，带着江水特有的清冽，直扑入面。

忽然想起王昌龄来。他当年贬谪龙标，万里南来，心境萧索，可曾在此伫立，望滔滔江水，他的孤愤，是宦游人的愁绪。可对世代生息于此的乡人来说，同样的横江晚照，怕又是另一番滋味了：夕阳下荷锄归来的农人，村落里袅袅升起的炊烟，暮霭中随风飘远的牧笛……那是结结实实的人间烟火，是土地馈赠的平静与满足。后来读乾隆年间武冈知州席芬的《横江晚渡》：“一叶扁舟带水间，平沙缭绕夕阳山。白苹红蓼都无事，绿簑青蓑浑是闲……”字里行间，便更多了对这方水土安宁生活的欣赏与融入。

踏着亭前光滑的青石板往下走，石阶一级级伸入水中。古码头的旧址，如今已化作整齐的菜畦，白菜萝卜，青翠水灵。一老者静坐岸石垂钓，许久不见起竿，仿佛钓的只是一份闲适，一份与江天对话的自在。江水汤汤，缓缓东去，对岸田舍在渐散的雾中清晰起来。一条旧木船静静泊着，倒真有几分明“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

我与文友们四下寻觅史料所载的“横江”摩崖石刻。易先生遗憾地说：“那字迹早已没人江水之下了。”于是便引来唉声一片，我却很坦然——字迹虽渺，山河依旧。不远处，一座水泥钢筋浇筑的现代大桥飞架南北，车流无声滑过。

日头渐高，薄雾散尽，阳光洒满江面，微风轻拂，波光粼粼，耀人眼目。文友们的谈笑风生惊起岸边芦苇丛中几只水鸟，“扑棱棱”飞向远天……

诗新韵

“诗”游双峰

2026年1月9日至1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和双峰县委、县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著名诗人双峰诗会在双峰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著名作家、诗人，共赴一场“诗与远方”的盛会。湘江副刊特选登几位诗人的佳作。

访秋瑾故居

李少君

神冲风怒起，孤勇照乾坤。
豪气惊雷电，情交天地魂。

紫云峰观日出

周立文

一夜大风，吹得有些累了
来到清晨，远近那一架架白色风车
拖曳着短梦长忆，依然在不消歇地转动

双峰像无数个此时此地一样
千万颗石头齐刷刷把朝圣的目光
和姿势，深情地转向东方

东方的半个天空，玫瑰色无边地
绽开、弥散，天地间回荡起
溪流、森林与众鸟的生命交响

当光明之心挣脱引力，喷薄而出
所有被长夜遮蔽的事物和心灵
重新变得清晰，温暖起来

蔡和森纪念馆

罗广才

我来的时候，天空正在装订乌云
那些被墨汁浸透的清晨
重新排列
在玻璃柜里站成年轻的队伍

母亲缝衣的针还是在半空
线头连着法兰西油印机的转轮
他们讨论主义时，米缸见底
真理的单价是半个银元
如今二维码覆盖了宣传单旧址
孩子们用平板电脑临摹《向导》报头

讲解员突然停顿——
原来寂静才是最高的纪念
穿堂风正在清点——
那永远三十六岁的指纹
“是真佛只唠家常”
他们也曾争论火种与炊烟
哪个更接近心灵

富厚堂题句

梁尔源

一座青砖黑瓦古宅
在巨人的丹田上静卧
就像一个历史的消音器

收纳着伫立城头的
仰天长啸
消弭了万里沙场的
金戈铁马
御赐的那些光环
不曾化为彩虹
而用柴米油盐茶
涵养的家风
却吹出了满天星斗
藏书楼蕴藏家国底蕴
典籍中储蓄着无量家财
踏上书楼的木梯
就好像进入
半部近代史的扉页
五千年的香火
熏陶出刚直的脊梁
繁体字垒砌的字里行间
流淌着华夏神韵
大门外的那泓静水
像一面人间的镜子
狂风暴雨过后
仍显得那么平静
倒影中
青山在正衣冠
蓝天在悟得失

夜宿“四时闲居”

赵叶惠

“四时闲居”民宿院
在水府庙水库之南
四围山青，小溪水秀
萝卜大，茼蒿嫩，菜花香
七位诗人入住于此
把一阙诗心从容安放

凌晨两点，我忽然惊醒
一声，两声，众声
狗在狂吠
一遍，两遍，无数遍
鸡鸣声杂乱无章
吠叫声里透着警惕和惊惶

我悄悄开门
四处张望
仔细观察
山野沉寂
毫无异常
唯有鸡狗的鸣吠久久震响……

早晨，几位诗人告诉我
昨晚睡得很香
这个世界有很多神秘的存在不为人知
有一些变化难以察访

作家写作家



印刷工科男、失聪、自由撰稿人——这些看似矛盾的标签，共同构成了徐颂翔丰富而独特的人生。

我与徐颂翔虽是桂阳老乡，但真正相识是在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七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上。同学们都喜欢叫他的笔名“湘南徐工”——“湘南”代表他来自湖南省桂阳县，“徐工”则烙印着他印刷工程师的背景。当我得知他的听力正在不可逆转地衰退，却毅然选择成为自由撰稿人时，我隐约感到，文学界将迎来一位不一样的作家。

徐颂翔出生于1976年，在桂阳的青山绿水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那片土地的钟灵毓秀，悄然在他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然而命运最初为他铺就的是另一条路——印刷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进入印刷行业，与油墨、纸张等为伴，生活沿着既定的轨道平稳前行。

转折发生在2006年。他代表公司参加深圳市龙岗区的征文比赛，散文《走进平湖》意外夺魁。这份认可，像一束光照亮了他按部就班的生活。“那个奖让我突然意识到，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他这样告诉我。2010年7月，处女作《与算命先生同居的日子》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发表，500元稿费对于失业已久的他而言，不仅是物质上的及时雨，更是精神上的巨大鼓舞。从此，这个印刷工科男正式开启了与文字相伴的人生。

就在文学之路刚刚展开时，命运给了他沉重一击。2016年，他的听力开始急剧衰退。“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缓缓离我远去。”多方诊治的结果依然残酷——听力不可逆转地衰退，直至近乎失聪。失业与残疾的双重打击让他跌入谷底。经历迷茫和绝望后，他做出了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狂的决定：破釜沉舟，成为全职自由撰稿人。“失聪让我更专注于文字的世界。”他平静地诉说，“当外界喧嚣沉寂时，我反而能够更清晰地听见内心的声音。文字成了我与世界对话的最直接方式。”这场命运的淬炼没有击垮他，反而塑造了他独特的创作姿态——在寂静中孕育出的文字，更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徐颂翔的创作丰富多彩，涵盖了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歌，已经出版五本著作。他的《徐工职场打拼记：一个印刷工科男的激荡人生》是一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细腻真实地讲述了一个印刷工程专业的打工仔在广东的奋斗历程。这本书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代打工者的集体记忆。长篇小说《幸福有多远》则展现了对婚姻与幸福的深刻思考。2021年他推出的乡土散文集《别梦依稀到桂阳》，是首部以桂阳为创作母题的纪实散文集，不仅是对故乡的深情回望，更是一次文化意义上的精神还乡。“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一次次精神返乡，”他在创作谈中写道，“那些记忆中的场景在笔下重新变得鲜活。”这种深度书写使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抒发，成为记录时代变迁的文学档案……

他还著有《今夜月明人尽望》等7本散文、诗歌集，在《作品》《湖南报告文学》《羊城晚报》《长沙晚报》等近百家媒体发表作品，屡获各类征文奖项。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是他生命体验的结晶，共同构建起他独特的文学世界。

作为严重听力障碍者，他的创作过程充满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依靠助听器的微弱帮助与人交流，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寂静的世界里。然而正是这种寂静，让他的文字获得了独特的气质，没有外界喧嚣的干扰，思考更加深入，观察更加细致。写作、阅读、思考，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他选择了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创作生活。“写作于我，已不是选择，而是宿命，”他曾如此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就像鱼必须回到水中，我必须回到文字里。”

2024年，48岁的他迎来了文学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被广东省残联推荐入读鲁迅文学院。这份认可是对他多年来坚持创作的最好肯定。

如今，若无俗务缠身，他总会选择读书或伏案写作，在新作品中继续探索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厚度。那些在寂静中孕育的文字，正通过出版物与读者见面，完成从个人体验到公共情感的转化。

前不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对他的《幸福有多远》进行了文化访谈。这个曾因失聪而陷入人生绝境的工科男，用上千万字的作品证明了：命运给予的磨难，可以化为文学的璀璨星图。

翻阅他的作品，眼前浮现的不只是湘南的风物，更是一个与文字相依为命的写作者，如何用笔墨在命运的磨砺中构建起自己的文学王国。在这个世界里，寂静不是缺陷而是财富，苦难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徐颂翔用他的文学人生告诉我们：当世界趋于寂静时，文字自会奏出铿锵有力的回响。

（钟业荣，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徐颂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寂静世界里的文字回响

钟业荣